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
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

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

纳兰泽芸 著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危流·原创·文学·艺术·生活·出版

危流原创文学艺术作品集
危流·原创·文学·艺术·生活·出版

危流原创文学作品集
危流·原创·文学·艺术·生活·出版



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
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

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

纳兰泽芸 著

吉林出版集团 品牌·名家·好读·原创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 / 袁炳发主编；纳兰泽芸著。— 长春：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，2013.1

（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）

ISBN 978-7-5385-6785-4

I. ①悬… II. ①袁… ②纳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 IV. ①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23025号

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

作者 纳兰泽芸
出版人 刘刚
策划 师晓晖
责任编辑 于德北
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 120千字
印张 7
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版 地点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行 地点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址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编 编码 130021
电话 话 0431-85640624
网址 址 www.bfes.cn
印 刷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785-4 定价：1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431-85644803

目录

第一辑：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

003	笑对秋声
007	此生还能见你多少次
011	不跛之心
015	潜入光阴的河流为你找寻尊严
021	两张生死状
029	父爱无须分辨
032	悬挂在墙上的骆驼刺
036	海子的死真的与任何人无关吗

第二辑：最好的金婚礼物

041	分一节指骨给父辈抚摸
045	母爱无差评
054	只要我的那朵野百合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57 | 思念，在夜色周庄里飞升 |
| 066 | 心头朱砂痣 |
| 071 | 最好的金婚礼物 |
| 077 | “莫言”之智 |

第三辑：生命是一场甜蜜的苦役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083 | 背向大地的爱 |
| 086 | 生命是一场甜蜜的苦役 |
| 090 | 太阳里的两张脸 |
| 094 | 相错于流年的彼岸花 |
| 099 | 最重要的 |
| 102 | 糖葫芦命 |
| 106 | 一缕弦音永远颤动不息 |
| 110 | 在爱情里灵犀失明 |

第四辑：赶紧抱抱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17 | 疾吹岁月风，转蓬手足情 |
| 125 | 飞奔着阻挡你背上的伤痛 |
| 135 | 法官大人，请判我犯法 |
| 138 | 临行为你拔下钥匙 |
| 141 | 赶紧抱抱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 |

第五辑：一生爱意千寻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51 | 在心上种一棵萱草花 |
| 154 | 纵在山顶亦是梦 |
| 157 | 一生爱意千寻瀑 |
| 162 | 坚守之恸 |
| 172 | 生命缺氧不缺爱 |
| 175 | 爱的线头，不要拉 |

第六辑：听你的啼哭像天籁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83 | 听你的啼哭像天籁 |
| 187 | 闰年鞋，女儿心 |
| 190 | 今生你还欠我一个吻 |
| 196 | 永远在你的前边 |
| 205 | 爱情在过年之前戛然而止 |
| 210 | 爱的“黑社会” |
| 214 | 减肥之后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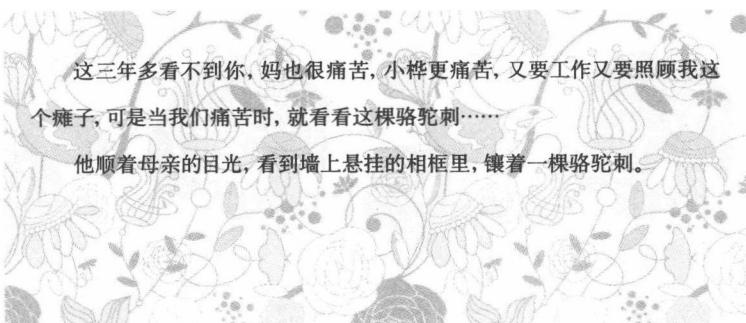


溯源 · 创作 · 悅悅 · 讀書

第一輯：懸挂在牆上的駱駝刺

这三年多看不到你，妈也很痛苦，小桦更痛苦，又要工作又要照顾我这个瘫子，可是当我们痛苦时，就看看这棵骆驼刺……

他顺着母亲的目光，看到墙上悬挂的相框里，镶着一棵骆驼刺。



笑对秋声

古语说：“年怕中秋月怕半。”仿佛这一年除夕的爆竹声声犹在耳边，猛一睁眼，却发现阶前已黄叶萧萧如故垒芦荻了。真的是一——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”啊。

秋心、秋思、秋绪，诸种怅惘如同三秋桂子一般，浓烈、无孔不入，提醒我秋的气息无处不在，就连我观赏字画的间隙也是萦怀不已。

那天，在外滩三号观字画，一幅名家作品《秋色》上配着一首诗：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

因为字写得斗大，笔力饱满遒劲，看到“老”字的时候心里不由一震。

老，上面一抔土，下面是一把岁月的匕首，中间是半边的人，

还有半边人到哪儿去了——是被上面的土一点一点掩埋了，是被下边的岁月飞刀一点一点研削了。愈看愈惊心。仿佛瞬间，黄口小儿成了龙钟翁媪。果然是岁月如飞刀，刀刀催人老。

人生在那岁月飞刀的研削里，日渐单薄，日渐寒凉——因字而惊秋啊。

此时，唯有温热的“情”字能煨暖我们的心。

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太阳的影子在缓缓移动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时间这东西好像一心一意就想把青春从人们的脸上夺走。时常揽镜自照，忍不住也顾影自怜起来。

春节回老家，看到一些比我高一头的小伙子，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。一问母亲，才惊叫道：“呀，是他啊，都长这么高啦！”他们的影子在我心里还是那些光着屁股蛋儿打水仗的捣蛋鬼，而不是眼前这些高高大大、帅气气气的小伙子。

古人诗云：去日儿童皆长大，昔年亲友半凋零。细细品味这两句诗，会品出一些人生萧瑟的凉意来。

深夜，独坐灯下，四围天籁寂寂。良久于书中抬起头来，蓦然之间便有一阵寂寞如潮水般涌过来，那寂寞是哗哗哗的冲过来的，淹没了我，淹没了房间。此时，脑中突然明了一直盘踞在心头的那种感觉，用一个词形容就是：浮生若梦。

然而，不管浮生是否如梦，那些实实在在握在掌心的感情，足以温暖我们的心，足以温暖这个清冷的深秋。

生日还有一个月，母亲就一遍遍提醒：“别光顾着忙事情，要记着生日那天吃点好的。”时至今日，在母亲淳朴的内心，“生日”仍是“吃点好的”的代名词。母亲常说，以前因为家庭条件不好

亏待了小女儿，几个月也吃不上一块肉，生日连个鸡蛋也不舍得煮给你吃，妈妈现在越想越亏欠女儿太多。

妈妈请不要这样说，是你给了我生命，赐予我在这个世界走一趟的机会，如果说亏欠，那些条件不好的年头里，你自己又何曾几个月吃过一片肉？那是时代的局限，不是你的错。再说，正因为体验过那些遥远的昨日，才更珍惜今日的光阴。

我从不注重生日怎么过，然而生日的时候，收到许多友人的祝福，还是幸福的。

清晨起床晨读、做早餐，芮说：妈妈晚上睡晚了，早上还要早起，辛苦了。然后用胖嘟嘟的小胳膊环住我的脖子：“宝宝爱妈妈。”那一刻，心内热流涌过。

从小俭朴惯了，贵点的东西就不舍得为自己买，为这，先生说过我多少回，可就是本性难改。数月前与他一起逛街，看到一款非常小巧时尚的笔记本电脑，看我喜欢，他要买，我看价钱拉他就走，我说这价钱能买三个笔记本啦，再说单位家里都有电脑，没必要再买笔记本了。过了几天，我的书房电脑台上突然多了一台漂亮的笔记本。打开，里面夹着一张小字条：“最初那些年，让你受苦了，我一直心怀内疚。看到你不舍得买这笔记本，我非常心酸，我们早已不是最初的条件了，你不要再省了吗？我把笔记本买来了，你也能更方便写文章。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

这个理工科出身的“文盲”在我的“熏陶”下竟然也会“文”一点了。想起，我曾戏称他“文学盲”，简称“文盲”，他也不恼，拍拍我的脑袋：咱家只要这个小脑袋是“文豪”就够了。咱们都成“文豪”可不行，一山难容二虎啊，所以，敝人决定弃文从

武……

“春秋来，岁月如流，游子伤漂泊。”在我异乡漂泊的春夏秋冬里，在我累了倦了的时候，是他环臂为港，将我呵护其中。给我亦夫、亦兄的疼惜。

光阴催短景，恍然回首，在他的呵护之下，我们已一起走过不少年头了。弘一法师说的，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杯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但愿，无论人事如何零落，我们永不会有“零落”的寒意。

回头再看文章初始的那首诗：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青、春二字，细细看来，青字下面有月，春字下面有日，日月光华，皆尽我有，所以，就算是在秋境，只要生命里有暖暖的“情”字，仍可以拥有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奔放与热烈，仍可拥有直引碧霄的诗情。

虽说青春好比吸烟，烟在飞扬，烟灰在坠落，然而在这飞扬和坠落的过程里，我们尽情挥洒了真情，燃烧了生命，于是，便未留遗憾，笑对秋声。

此生还能见你多少次

“妈妈20岁生下我，以前的20年，妈妈每天都能看到我。
现在我20岁了，已经半年没有回家看妈妈。
而妈妈40岁了。妈妈如果可以活100岁的话，那么，妈妈还可以
再活60年。

如果我再这样半年回家看她一次。 $60 \times 2 = ?$

我这一生，妈妈这一世，就只有120次机会见面了。”

当永哲看到这则小小的算术题的时候，他不可抑制心里的酸楚，很少流泪的他，终于泪湿眼眶——“20岁？半年？40岁？100岁？这算什么！我的妈妈28岁生下我，如今快60岁了，妈妈身体总不好，能活到100岁吗？”

永哲已经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了。不是他不想回老家过年，而是一到年关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发堵。自己的状况着实差强人意，有点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之感。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是他与同事炎一起

合租的，房租3600元一个月，他与炎一人一半。房东刚来收走三个月房租，5400，属于他交的那一半。房东走后，他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出神。

已经30挂零的人了，至今似乎还一无所有。大学毕业5年了，讲起来也还算个外企白领，每天西装笔挺地出入写字楼，在上司面前精神饱满地工作着，在客户面前绅士洒脱地微笑着，只有当加班深夜回到出租屋卸下厚厚的伪装之时，才显出自己心灵的脆弱与虚无。

他竭力想每个月多存几个钱起来，可是他也不知为何，自己收入也不能算低了，就是存不起来多少钱。房租该交吧？水电费要付吧？饭要吃吧？交通费要吧？电话费要吧？衣服要添置吧？基本人情、基本交际免不了吧？等等，月初还显得鼓鼓的荷包，还不到下次发薪就差不多告急了，那钞票似乎长了腿似的自己会开溜。永哲没法，干脆一发薪，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存起来两千再说。然而永哲拿着薄薄的两千元，再环视公司四周耸立的高楼时，立刻有种要窒息的感觉，这两千块，怕连一个老鼠洞大的地方也买不到吧。

永哲想打电话回家，也怕打电话回家。父亲已经年过六十了，母亲也快六十了，两个姐姐嫁到邻村去了，不算远，但都勉力应付着自己的那份日子，没有多少余力照顾父母。身子已经佝偻的父母还种着田地，每次想到苍颜白发的父母顶着烈日在田地间劳作，永哲都感觉腔子里一股酸酸的热流冲上来，他拼命压着才将它逼回去。

母亲就揪心着永哲的终身大事。说实话，永哲长得也还算挺拔，工作嘛看上去也还体面，然而他的“无保户”（没有保障）身份让他几次刚萌芽的恋情都无疾而终。他终于灰心了，遇到自己心仪的姑娘也退避三舍。

有一阵他特爱听崔健，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，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，一无所有……”听着那沧桑而嘶哑的歌声，他觉得崔健这哥们儿特率真，“追求？自由？呵呵，别逗了。”他以前也这样追问过，现在，他不问了。他知道他这样的“无保户”无权谈爱情。其实，永哲觉得哪怕一辈子都是“11月11日”光棍节又何妨。只是辛劳一辈子的双亲那眼神，他无法面对……

眼看着又要过年了，说实话，每年一到这时候永哲就头大，那一年他排了一天一夜的队，半夜都不敢离开火车站，到最后都没买到票。可是不回去这一年到头父母都看不到自己，母亲一打电话声音就哽咽。永哲想过把父母接过来住几天，但又否定了。假期行路难，父母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，路上万一有个子丑寅卯的可怎么好？再说看到儿子孑然一身的境况恐怕二老心里不是味道；还有假期里什么都涨价，那路费肯定也得大涨，这一来一回花的钱估计父母得牙疼好一阵子。

有时工作不顺心的时候，永哲想过“逃离”。有几句话怎么说来着：外地人在“北上广深”漂着，基本有四类人：好体力加好脑力，好体力加差脑力，坏体力加好脑力，坏体力加坏脑力。第一类可能混出个人样来，第二类是民工，第三、第四类基本可以考虑自行放弃。

可永哲又不甘心，他觉得他属于第一类。他就不信，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拔尖儿的自己，混不出个人样儿来？再说“逃离”，逃到哪儿去？老家县城吗？你去县城里不算多的机关以及稍好的单位瞧瞧，里面混着的，哪个背后没有这样那样的“背景”。他这样一个抠

土老汉的儿子也想去混？连窗户缝儿都没有！再说他学的专业，那里也没有用武之地啊。

现在虽然艰难点，但他对这座城市的用人制度还是满意的，他所在的这家外企，虽然免不了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倾轧，但总体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。在这里，不会出现“开着拖拉机撵兔子——有本事使不上”这种现象。只要你有真本事，抠土老汉的儿子也照样上！

他想起那首小诗来了。“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送他到北上广，因为北上广是天堂。如果你恨一个人，也送他到北上广，因为北上广是地狱。”天堂与地狱之间，隔着那道忘川河，永哲坚信，他在座繁华都市的每一次努力和打拼，都是他用力从地狱向天堂的方向一寸寸泅渡。

但是，永哲想，忘川河水深且急，我会泅渡得很艰难，那样与妈妈相见的机会就更少了。妈妈快六十岁了，这一生，还能与妈妈再见面多少次呢？

不能见面，就多听听妈妈的声音吧。永哲拿起手机，摁下那串熟悉的号码——妈妈，您身体好吗？妈，您年纪大了，别不舍得买点好的吃吃……

不跛之心

一生性格温顺的母亲，不知为何性情大变，吵嚷着要去养老院过自在的日子。我一下班，她就对我嚷：“上半生侍候老的，下半生又要侍候小的，现在我老了侍候不动了，我也要过几天舒心日子了！”

我工作又忙，经常深夜回到这个一室户的家，母亲就一刻不停地大声唠叨。我担心母亲生了什么病，检查后也没事。几个星期下来，我被折腾得疲惫不堪，就遂了母亲的愿把她送到一家养老院去了。

每次去看她，母亲都高高兴兴的。我想，这养老院真的是来对了，没想到母亲还很适应和喜欢这里的生活。

半年后，我终于和珊影结婚了。这间小小的一室户就做了我们的婚房。

新婚之夜，我搂着珊影感动地说，这辈子我都会对你好。